

推理小说的巅峰之作，一直被崇拜，从未被超越！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IV

[英]阿瑟·柯南·道尔/著 李艳波 等/译

最后奉献

HIS LAST BOW

新探案

THE CASEBOOK OF SHERLOCK HOLMES

SHERLOCK HOLMES

再现史上最冷静、最聪明、最富魅力和创造力的天才侦探
100多年来，被译成57种文字，风靡世界，全球亿万福迷齐声推荐！



中国言实出版社

后奉献·新探索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IV

[英]阿瑟·柯南·道尔/著 李艳波 等/译



SHERLOCK HOLMES

再现史上最冷静、最聪明、最富魅力和创造力的天才侦探
100多年来，被译成57种文字，风靡世界，全球亿万福迷齐声推荐！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 (英)阿瑟·柯南·道尔
(Conan Doyle,A.)著;李艳波等译. — 北京:中国言
实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71-0277-9

I . ①福… II . ①阿… ②李… III . ①侦探小说—小
说集—英国—现代 IV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7543 号

责任编辑:王蕙子 朱 鸿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电 话:64966714 (发行部)51147960 (邮 购)

64924853 (总编室)64924745 (四编部)

网 址:www.zgyschs.cn

E-mail: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合众协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53 印张

字 数 1491 千字

定 价 99.00 元(全 4 册) ISBN 978-7-5171-0277-9

「作者简介」

阿瑟·柯南·道尔

世界著名小说家，侦探悬疑小说的鼻祖。创造出了又高又瘦又聪明的天才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又译夏洛克·福尔摩斯），因此成为侦探小说历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还创作过科幻、悬疑、历史、爱情小说，以及戏剧和诗歌。1930年7月7日离世，墓碑上以“真实如钢，耿直如剑”为墓志铭。

目 录



最后奉献

序言	2
威斯特利亚寓所历险记	3
硬纸盒子	35
布洛斯 - 帕廷顿计划	57
鬼足之谜	88
红圈会	111
失踪奇案	131
死亡陷阱	150
最后致意	165

新探案

序言	182
显赫的主顾	184
皮肤变白的军人	208

王冠宝石案	226
三角墙山庄	243
苏塞克斯郡的吸血鬼	260
三个同姓人	277
雷神桥之谜	292
爬行人	317
狮鬃之谜	336
带面纱的房客	354
肖斯科姆别墅的奇案	365
退休的颜料制造商	381



最后奉献

HIS LAST BOW



序 言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朋友们将高兴地获悉他仍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尽管偶尔因受风湿病的侵袭，他的腿显得有点跛颠。多年以来，他一直住在一个丘陵草原的小农场里，那里距伊斯特堡仅五英里，他的时间全用在了钻研哲学和农艺学上。在这段休闲期间，他拒绝了酬金极为丰厚的各种案件，决定从此引退。然而，由于德国要打仗，为了与政府配合，他又出色地将智慧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历史性的战果，这些都记载在《最后奉献》中。几件以前的记录，原先长期置于我的公文包里，这次也将其收入《最后奉献》中，以便编辑成集。

医学博士 约翰·H. 华生

威斯特利亚寓所历险记

1 约翰·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的奇异经历

在笔记本里，我发现了这样一个记载，那是 1892 年 3 月底之前一个刮着凛冽寒风的日子。我们正坐着进午餐，福尔摩斯收到了一份电报，并草草地写了复电。他一言未发，但仍心有所系，因为他站在炉火前面，脸上布满神思，嘴里抽着烟斗，不时地看着那份电报。突然，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眼睛里闪着诡秘的神色。

“华生，我想，我们必须把你当成一位文学家来看待，”他说，“你如何解释‘怪诞’一词？”

“奇怪——异常。”我回答道。

他对我的定义摇头否定。

“肯定还有更多的含义，”他说，“实质上，它还含有悲惨和可怕的意思。如果回想一下你那些长期折腾公众的文章，你就会认识到，‘怪诞’一词的深层含义就是犯罪。想一想‘红发会’那样的小事吧，开头相当怪诞，到后来就铤而走险，直至企图抢劫。对了，还有一件更怪诞的事，那就是‘五个橘核’事件，结果直接引发一场谋杀命案来。因此，‘怪诞’一词总是引起我的警惕。”

“电文中有这个词吗？”我问道。

他高声地读着电文。



适遇极难思议而怪诞之事。可否向您咨询？

斯各特·艾克利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男的还是女的？”我问道。

“呵，当然是男的。没有女的会拍这种先付回电费的电报的。要是女的，她就自己来了。”

“你会见他吗？”

“亲爱的华生，自从我们关押克路塞斯上校以来，你知道我有多么的烦恼。我的脑子就像一台运转不息的引擎，由于没有与它所要制造的工件连在一起，它都快要散成碎片了。生活平淡无奇；报纸枯燥乏味；冒险和浪漫似乎在这个犯罪的世界上已经永远绝迹了。那么，你就会问我，我是否打算研究任何新的问题，不管到头来这些事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不过现在，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我们的当事人就会出现在眼前。”

一阵有节奏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不一会儿，一位身材魁梧、胡子花白而又严肃可敬的人被带进了房子。他那深沉的面容和傲慢的态度，正好说明了他的身世。从他的鞋罩到他的金丝眼镜，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保守党员，一位教士和一位好公民，是地地道道的正统派和守旧派。但有种惊人的经历打乱了他固有的镇静，并在他直立的头发，通红而带着愠怒的脸上，以及慌张而激动的神情上都留下了痕迹。他刻不容缓地直接谈起了他的事情。

“我遇到了一件十分离奇而极不愉快的事，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有生以来，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遭遇。这是最不成体统——最无法忍受的了。我坚决要求做些必要的解释。”他气冲牛斗地说。

“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请坐下，”福尔摩斯用一种安慰的声调说，“首先，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下，你来找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好的，先生，依我看，这件事与警察无关，而且，当你听完了这一事实，

你一定会承认，我不能扔下这件事不管。私人侦探那一等人，我对他们绝对没有兴趣，不过，尽管如此，您的大名还是如雷贯耳，久仰久仰——”

“不错。但是，其次，你为什么不马上就来呢？”

“您这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瞥了一眼手表。

“现在是两点过一刻了，”他说，“你的电报是在一点钟左右拍发的。但没有人会注意到你的这副装束和打扮，要是没有看出你一醒来时就遇到麻烦的话。”

我们的当事人梳理了一下他没有梳过的头发，摸了一下没有刮过的下巴。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先生。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要梳洗整理一下。我只是太高兴了，因为我要离开那幢房子。我在到您这里以前，四处奔走打听，我要找房产管理员。你知道，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付清了，威斯特利亚寓所一切都很正常。”

“来，来，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你就像我的朋友华生先生，他有一个坏习惯，总是一开始就把事讲错了。请把你的思路整理一下，再有条有理地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让你头不梳脸不刮，礼靴和背心的钮扣都没有扣好，就跑出来寻找指点和帮助了。”

我们的当事人面带愁容，低头看了看自己异乎寻常的外表。

“福尔摩斯先生，我这样子肯定很难看。可是我不明白，我一生之中竟会遇到这样的事。我会把这件古怪的事全部告诉您的。我相信，您听了之后，您就会认为我这样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

但是，他的陈述刚开始就被打断了。外面一阵喧闹，赫德森太太打开了门，她把两个强健的、官员模样的人带了进来。其中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苏格兰场的格莱桑警长，他精力充沛，极具骑士风度，在他的业务圈内，他算得上是一名能将。他与福尔摩斯握了握手，然后介绍了他的同事，萨里警察厅的贝里斯警长。



“我们俩一起跟踪，福尔摩斯先生，结果我们跟踪到这里来了。”他把那双大眼睛转向了我们的客人，“你是约翰·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吧？李街波翰公馆的。”

“是的。”

“我们已经跟踪你差不多一个上午了。”

“毫无疑问，你们跟踪他，靠的是他的电报。”福尔摩斯说道。

“一点儿也没错，福尔摩斯先生。我们是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线索的，然后一直跟到这儿。”

“你们为什么要跟踪我？你们想要干什么？”

“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我们想得到一份供词，了解一下有关埃榭附近威斯特利亚寓所的阿洛易修斯·加西亚先生昨晚死去的一些情况。”

我们的当事人瞪着双眼，警觉起来，惊诧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死啦？你是说他已经死啦？”

“是的，先生，他已经死了。”

“是怎么死的？出了事故吗？”

“谋杀，如果说世界上发生过谋杀的话。”

“天哪！太可怕了！你该不是——你该不是说我有嫌疑吧？”

“在死者的口袋里，发现了你的一封信，从这封信里，我们知道你曾打算昨晚在他家里住宿。”

“是这样的。”

“哦，你住了一夜，是不是？”

他们拿出了公事记录簿。

“等一下，格莱桑，”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你们所希望得到的，就是一份清楚的供词，是不是？”

“不过，我有责任提醒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他的供词可以用来控告他。”

“你们进来时，艾克利斯先生正准备把这件事告诉我们。我想，华生，



一杯苏打白兰地对他不会有任何伤害。好了，先生，现在这里多了两位听众，我建议你不必介意，继续讲下去，就像没有人打断过你，像刚来时要做的那样。”

我们的客人把白兰地酒一口饮尽，脸上也恢复了血色。他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看了一眼警长的记录簿，随即开始了他那不同寻常的陈述。

“我是一个单身汉，”他说，“由于喜欢社交，我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其中有一家叫梅尔维尔的，是退休的酿酒商，住在肯辛顿的阿尔伯玛尔大楼。那是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在他们家的餐桌上认识了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年轻人。我知道，他祖籍西班牙，同大使馆有某种联系。他讲得一口标准的英语，举止风度惹人喜欢，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

“这个年轻小伙子和我谈得很投机，我们成了至交。他好像一开始就很喜欢我，在我们见面后的两天里，他就到李街来探望我。这样一次又一次，直到最后他邀我到他家住几天。他的家就在埃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威斯特利亚寓所，昨天晚上，我为了赴约，还去了埃榭。”

“我去他家以前，他曾跟我谈起过他家的一些情况。他同个诚实的仆人住在一起。仆人是他的同乡，替他照料一切。这个人会讲英语，并为他管理家务。他说，他还有一位出色的厨师，是个混血儿，在旅途中认识的，能烧一手好菜。我记得他还谈到过在萨里的中心找到这么一个住处是多么奇怪。我赞同他的看法，尽管事实已经证明，这一住处比我想象的还要奇怪得多。”

“我开车到了那个地方——大约在埃榭以南两英里。那房子相当大，背朝大路而立，房子前面有一条弯曲的车道，车道两旁是高高的常绿灌木丛。”

“这是一幢古老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而显得破烂不堪。当马车经过杂草丛生的马路，停在那斑驳肮脏、久经风吹雨打的大门时，我甚至迟疑了一下，考虑过拜访这样一位对其知之不多的人是否明智。然而，他亲自把门打开，极其热情地对我表示欢迎。他把我交给了一个男仆，那是一



个神情忧郁、皮肤黝黑的人。仆人替我拿着包，领我到了为我准备的房间。整个屋子都使人觉得压抑。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进餐。虽然我的主人尽力殷勤款待，但他的精神好像一直恍恍惚惚，语无伦次，不知所云，我简直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他不停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用嘴咬着指甲，还有一些其他的动作，显示出他精神紧张，急躁不安。至于那顿饭，服务既不周到，菜也烧得不好，加上那个沉默寡言的仆人的阴郁神色，实在没有气氛，令人难堪至极。我敢向你保证，那天晚上，我多次想找个借口回到李街来。

“我想起来了，有一件事，或许跟两位先生正在进行调查的事有联系。当时，我对其一点儿都没在意。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仆人递进来一张便条。我注意到，我的主人看过便条后，似乎显得比先前更心不在焉，更加古怪了。

“他不再假惺惺地与我攀谈，而是坐在那里抽烟，一支接一支地吸个不停，呆呆地沉思着。至于便条上写了些什么，他没有跟我说。大约 11 点钟，我就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加西亚在我的门口探了一下头——当时，房间里很暗——他问我是否按过铃。我说没有按。他向我道了歉，说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我，并且说都快一点了。这以后我就睡着了，一直睡到天亮。

“现在，我的故事已经讲到最惊人的部分了。当我醒来时，天已经大亮。我看了一下表，都快 9 点钟了。我曾特别要求他们在 8 点钟喊我，所以我特别奇怪他们怎么会忘记。我从床上跳下来，按铃叫仆人，但没有人回应。我不停地按铃，还是没有人答应。这时我就想准是铃出了毛病。我憋了一肚子气，胡乱地穿上衣服，匆匆忙忙赶下楼去叫人送热水来。当我发现楼下四处空无一人时，我的惊讶你们是可想而知的。我在大厅里叫喊，没有任何回答。我又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都是空荡荡的。头天晚上，我的主人还把他的卧室指给我看过，于是，我就去敲他的门，没有回答。我扭动把手走了进去，房子里空无一人，床上根本就没有人睡过。他同其余的人都走了。



“那个外国主人，那个外国仆人，还有那个外国厨师，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了！这就是我到威斯特利亚寓所拜访的最后一幕。”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搓着双手咯咯发笑，一边把这件怪事记载在他的本子里——那是一本专门记载奇闻轶事的手册。

“就我所知，你的经历真是闻所未闻，”他说，“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下，接着你又干了些什么？”

“我极为愤怒。开头我想，我成了某种荒唐的恶作剧的牺牲品了。我收拾好什物，砰地一声关上大门，提着袋子就到埃榭去了。我去找了阿兰兄弟商号，它是那个镇上主要的地产经纪商。我发现那个别墅是这家商号出租的。

“这使我突然想起，这整件事的前前后后，不可能只是为了把我愚弄一番，主要的目的一定是为了逃租。现在正是三月底，第一季度结账日就近在眼前。可是，这一说法似乎也行不通。管理人对我的提醒表示感谢，但他告诉我租金已经预付了。后来，我就进了城，并去拜访了西班牙大使馆。大使馆也不知道那个人。再后来，我就去找梅尔维尔，就是在他的家里，我第一次遇见了加西亚。但是，我发现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最后，我就收到了您给我的回电，于是这就来找您。因为我听说，您是一个善于处理棘手问题的人。

“不过现在，警长先生，从您进门时讲的话来看，我知道这件事发生什么悲剧了。这可以由您接着往下说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而且，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外，我对这个人的死，绝对地一无所知。我的唯一希望，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为法律效劳。”

“这个我是相信的，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这个我是相信的。”格莱桑警长以友善的语气说道，“我应当说，你所说的各种情况，与我们掌握的事实完全一致。例如，你们在进餐时，收到了一张便条。这张便条后来怎么了，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对啦，我注意到了。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然后扔进了火里。”



“贝里斯先生，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个乡镇侦探是一个矮矮胖胖，十分结实，皮肤发红的汉子，他那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好弥补了他那张大脸的不足。那双眼睛几乎隐藏在布满皱纹的面颊和额头的后面。他带着微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过和变了色的纸来。

“火炉外面有炉栅，福尔摩斯先生，他把便条扔过了炉栅。我从炉子后面找到了这片没有烧过的纸片。”

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欣赏。

“你一定把那房子检查得十分仔细，才找到这么一个细小的纸片。”

“是这样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的作风。我可以念一下吗，格莱桑先生？”

那位伦敦佬点了点头。

“那张便条是写在常见的米色直纹纸上，没有水印。它用的是一页纸的四分之一，是用短刃剪刀两下剪开的。折叠了三次以上，用紫色蜡封了口，并用某种平整的椭圆形的物件在蜡上匆匆压过，它是写给威斯特利亚公寓的加西亚先生的。上面写着：

我们自己的颜色，绿和白。绿示开，白示关。主楼梯，第一过道，右第七，绿粗呢。

祝顺利。

D。

“这是女人的手迹，笔很尖细。可是地址却是用另外一支笔写的，要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人写的，字体粗大得多。你看。”

“一张奇怪异常的条子，”福尔摩斯匆匆看了一眼，接着说，“贝里斯先生，我真佩服你，佩服你在检查这张便条时对细节的注意。还有一点细节或许应该补充，那就是椭圆形的封印，无疑是一颗平面的袖扣——还有

什么东西是这一形状的呢？剪刀也是那种折叠式的指甲剪。所剪的两刀距离虽很短，但你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在两处剪开的地方，同样都显得有折叠痕迹。”

这位乡镇侦探轻声笑了起来。

“我原以为对事情了如指掌了哩，现在我才明白，还是遗漏了一些东西。”他接着说，“我应当说，我并没太重视这张条子，只知道他们要搞点什么名堂，而这事情照例要牵涉一个女人。”

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在我们交谈过程中，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我很高兴，你找到了这张便条，因为它可以用来证明我所讲的事情的经过。”他说，“但我要指出的是，加西亚先生出了什么事，以及他的家里成了什么样子，这些我都还没有听说过，因此一无所知。”

“至于加西亚嘛，”格莱桑说，“那很容易回答你。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今天早上在奥克斯肖特空地上找到的，那里离他家大约有一英里远。他的头被打得粉碎，是用沙袋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打的，打得很重，不只是受了点伤，还打成了肉酱。那是一个僻静的角落，四分之一英里内荒无人烟。很显然，是先有人从后面把他击倒的。他被打死后，行凶者还继续打了他很久。”

“这是一次极为残暴的行凶。那里没有留下作案者的脚印和任何犯罪的线索。”

“是抢劫吗？”

“不是，没有任何抢劫的迹象。”

“真是太悲惨了——非常悲惨和可怕，”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用一种愤愤不平的语调说，“不过，这对我确实太残酷了。我的主人深夜外出，遭到不测，结局是如此悲惨，这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怎么会和这个案子搅在了一起呢？”

“非常简单，先生，”贝里斯警长回答说，“在死者口袋里发现的唯一材料，就是你给他写的信，而且信上说，你将在他家过夜，而他就是在那